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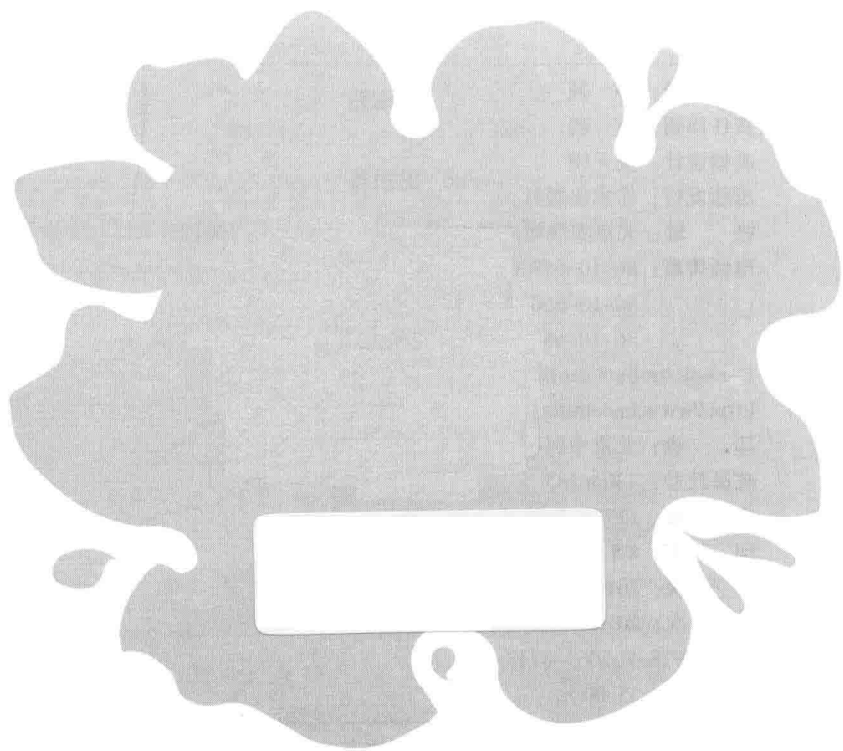
孙频
著

假面

作家出版社

假面

孙频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面 / 孙频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063-8748-4

I. ①假… II. ①孙…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9389号

假 面

作 者: 孙 频

责任编辑: 赵 超

装帧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185

字 数: 175千

印 张: 8.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748-4

定 价: 3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假面 1

自由故 50

恍如来世 110

十八相送 168

凌波渡 216

假面

—

教室外面正下着雨，李正仪也不打伞，斜挎着书包，两手插兜走进了雨里。

黑暗裹着他，像给他穿上了一件隐身衣，他开始感到安全了，边走边打起了口哨。他相信此时没有人会认出他是个刚刚受辱的人，就在刚才，他给女生递情书时又一次被当众拒绝了。教室里没有人会追出来围观他的，他可以淋着雨一路慢慢走回宿舍。

走着走着 he 嘴里那支不成形的口哨戛然止住了，他在黑暗中忽然独自笑起来。他觉得自己这样一副失恋的样子真是装得连自己都信了，他问自己，他就真那么喜欢那女生吗？此时他情愿相信他根本没那么喜欢她，与其说他多么喜欢她，不如说他只是急着想和她上床，不，准确地说，是想和女人上床。只不过上床也要有个意淫对象罢了。这样一想他心里舒服了些。他情愿这样想自己，原来他只是想和一个女人上床。多么像嫖客。他甚至在雨中疾走了几步，像是刚刚嫖完的嫖客生怕被人

认出来一样，他的泪几乎下来了，却又继续打起了那支口哨，似乎他正独自在荒郊野地里，存心要给自己壮胆。

前面烟雨迷蒙，连平素极熟悉的宿舍灯光也模糊不见了。真是无路可走的感觉，真的是无路可走。在这样一个三流院校混着，大三已经快混完了，毕业的恐惧感简直是与日俱增。工作之难找史无前例，即使找到了也很可能毕业十年都买不起一套房。等他四十岁的时候还得租着房挤着公交车，恐怕连老婆都娶不到。天哪，看看前方，简直是上天入地都无门，他像一只宇宙间蹦出来的石猴子，没有来处，也没有去路，没有一个地方会真正收留他。而未来已经昭然若揭，鲜血淋漓。

至于刚才那点受辱，他就当是被蚊子叮了一口，挠挠也就算了。这算什么？他从小就看着人的各种眼色，从小就是受辱长大的，蜕了一层又一层皮，他都懒得把身上那些暗疮亮出来给人看，这么一亮倒让他像个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了。何况时间长了，他早已练出了金刚不坏之身，甚至能从各种侮辱中找到奇妙的快感。侮辱越是深重，越是伴随着疼痛，这种快感便越是强烈。

他吹着断断续续的口哨，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某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如果文明让人卑躬屈膝，那我会让你们看到野蛮的骄傲。

他在黑暗中独自笑着。

雨还在下，他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几个女生撑伞走过去时回头窃笑着看着他，他像只落水的公鸡一样抖了抖浑身的羽毛。这些女生，无论是丑的还是美的，没有一个是属于他的。

眼看着就要大四了，他越发觉得自己真是失败，大学几年一无所获，连恋爱都没谈过，至今还没有和女人睡过觉。恋爱摆在他的面前就像一个天衣无缝的玻璃球，无论从哪个方向走，他都找不到一丝挤进去的缝隙。至于玻璃球里五光十色的内容，那就更是天方夜谭里的东西了。好不容易给自己供了一尊女神，女神又拂袖而去，连个正面都不给他。

他不再追女生，为了取暖，开始和宿舍的哥们儿们集体行动。这天早晨突然起早了，他便和宿舍的两个哥们儿去学校后门买油条当早饭。往前走的时候李正仪注意到门口忽然多了个卖包子的姑娘，因为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让人不注意到都不行。她穿着一件红色的T恤衫坐在一堆白花花的包子后面正看着来往的学生。李正仪一阵目眩。他装作像刚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指着包子失声惊叹，呀，热包子，多久没吃包子了。另外两个哥们儿的眼睛也正盯着卖包子的姑娘，一听这声惊叹，两人顺水推舟地应承，那就吃包子，今天不吃油条了。三个男生围了过去，姑娘麻利地给他们取包子，眼睛始终垂着，并不看他们，她身上有一种奇怪的羞涩，如今的女生都不会这么羞涩了。李正仪便大胆地盯着这姑娘看。校园里很少能见到这么漂亮高挑的姑娘，她的皮肤白皙异常，连下面的血管都能看见，简直是一弹就破，那双取包子的手也是雪白的，每一枚指甲都晶莹剔透。这样一个姑娘和一堆包子摆在一起明显是不协调的，这点不协调忽然刺激了李正仪的神经，他隐隐闻到了一种血腥气。

这让他有些兴奋，又有些害怕。

三个人拎着包子默默走了一段路了，其中一个叫王建的哥们儿忽然看看左右，低声神秘地说，你们知道那卖包子的是谁？我认出来了，她叫王姝。我们刚进大一那年她就在这卖过包子，我对她印象特深，人漂亮嘛，你们看不是？后来市电视台不是办过一次模特大赛吗，她去参加了好像还得了个亚军。参加完那次比赛之后她就消失了，听人说被一个有钱男人包养了一年，后来听说又转手给了另一个男人包养了。这也有三年了吧，怎么突然又回学校来卖包子？卖一年包子也没有包养几天的钱多吧，谁知她这是怎么了？

李正仪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一边听他们说话一边慢慢举起了一个包子，把包子送到嘴边时他忽然发现自己那只手正在轻微发抖，雪白的包子含在手心里，他把包子塞到嘴里咬了一口，没有任何味道，他又默默地嚼了一口，还是吃不出包子是什么味道，只是，在这咀嚼中他又闻到刚才那缕血腥味了。他全身的神经忽然被提起来了，他紧张而兴奋地看着周围，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看什么，旁边的哥们儿和他说了什么他一句都没有听见。

第二天一大早李正仪就早早起来独自向学校后门走去。走到后门一看，那包子摊已经摆出来了，王姝像个学生一样穿着一件白色T恤衫正在包子摊后面坐着。即使他已经走到包子摊前了，她都没有觉察到有人走过来了，她沉沉地安静地坐在那里，脸上没有多少表情。她大约陷在了什么回忆里了，好像正隔着玻璃窗遥远地木木地看着这些来往的人们。这表情忽然让他有些莫名地难过。他说，给我三个包子。

她猛然看到眼前站着一个人，似乎吓了一跳，忙站起来拿包子。她递给他包子的时候飞快地迅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又飞快地垂下了眼睛。她看起来简直像一只柔软透明的虫子，一点点碰触就会让她立刻缩回壳里。就这样一个女人，居然是被包养过三年的女人？

第三天一大早他又来买包子。她仍是向他匆匆一瞥，再没有看他第二眼。她的羞涩让他忽然滋生出一种从没有过的优越感，他不再觉得不好意思，甚至敢大胆地从容地盯着她看，似乎这大胆完全是被她的羞涩教唆的。他仔细地看着她的手，她的脸，她身体上那些让他遐想的部位，这些部位都是被一个老男人摸过的，那男人有多老？四十？五十？什么是包养，那就是用钱豢养着，让她做什么她就得做什么吧。想到这里，他的下面忽然硬了，直直地戳在了裤子里。他开始感到羞愧了，拎起三个包子匆忙离开。两腿间的东西还硬着，走起路来都碍事，简直像多了一条腿。

他上瘾了，第四天一大早又赶到后门买包子。王姝正坐在包子摊后面涂指甲油，是一瓶无色的指甲油，涂在指甲上每片指甲都晶莹得像水滴，看上去有一种明媚的妖气，这妖气与指甲油清冽的气味掺杂在一起遮住了她的半张脸。他突然觉得她终于现出一点点原形了，这让他有些兴奋。他对着她说，三个包子。她飞快地看了他一眼，取了三个包子递给他。他不知道连买几天包子她有没有记住他这张脸，他长得实在是太普通了，掉进人堆里就拣不出来了。他想着应该再和她说句什么，哪怕随便搭讪一句也好。可是说什么呢？和一个被包养过的女

人应该说什么呢，不行，只要一想她被包养过三年，他下面又硬了。

二

他连着吃了一个星期的包子，宿舍的哥们儿都很诧异，你不是都不吃早饭吗，怎么这两天变成包子王了？他便偷偷把包子拎到教室里吃，结果搞得一股韭菜味在教室里绕梁不去，学生们顺藤摸瓜纷纷对他侧目，他也不以为意，只把那包子摆在桌子上左右观摩。末了他又把包子握在手里，只是迟迟不入口，包子的余温还在，这点温度像蚂蝗一样钻进他的毛孔又爬进了他的血液，他更紧地握住这只包子，似乎是抱住了女人的什么器官。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被昨天那个包子残留在他手上的余温惊醒了。他搓了搓手，期望把昨天那点残存的气味搓掉，这一搓不要紧，那点气味反而长势葳蕤起来，从他两手之间长起来，又迅速爬到了他的身体上。他身体上瞬间便滋生出了一片热带雨林，燥热，葱茏，密不透风，恨不得把他的整个身体吞噬掉。一种妖气十足的燥热在这雨林里穿行而下，汇集在了他身体的某个部位。宿舍其他三个人都沉沉睡着，他见他们都没有醒来，便躺在那里开始放心地自慰。

他一边想着王姝一边自慰，自慰完毕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悄悄从上铺跳下，开始刷牙洗脸刮胡子，然后又换了件干净的T恤，一副大清早就要去雄心勃勃约会的样子。他生怕他们

醒来看到他打扮得如此一丝不苟，连忙像做贼一样溜出了宿舍。他慢慢向后门走去，心里想今天有点太早了，那卖包子的姑娘未必已经出来了。如果人家卖包子的还没到他就先到了这也实在有点不好意思。等到慢慢蹭到后门了，他躲在拐角处先窥视了一下周围，看那姑娘出来了没。果然，卖油条的卖荷叶饼的都还没有摆出摊来，整条小吃街冷冷清清的，有点秋天的荒凉，昨晚被扔掉的两片菜叶子啪嗒啪嗒在风中走来走去。他把目力范围由远及近，生怕让自己失望得太早，如果那姑娘在，又怕自己兴奋得太早。就像小孩子一定要把好吃的东西放到最后吃。

尽管装模作样地扫视了一圈，他还是几乎一眼就瞥见了王姝。她已经坐在自己的包子摊后面了，因为早市上几乎还没有人，她一个人坐在那里显得分外弱小凄迷又分外醒目，他只觉得她坐在那里像湖中大雾散去之后的一处汀芷，潮湿安静，散发着一股深埋在土层中的神秘。他恨不得划上一叶扁舟飞渡到她身边。她居然这么能吃苦，这么一大早就起来做包子卖包子？是因为她没钱急需挣钱？那她被包养三年又有什么意义？被包养起来那不就是为了换钱吗？说穿了也是一种谋生的工作，只不过这工作的内容就是陪一个男人上床。一想到她和另一个男人睡在一起，他又开始莫名地兴奋和焦躁了，他向她走了过去。

因为周围还没有人，王姝也一眼就看见了他，他走到她跟前还没有来得及开口，王姝已经装起三个包子递到了他手里。他一惊，紧接着便是一种隐秘的喜悦，她居然记住他了？也就

是说，她已经认下他这个人了。他付了钱她便又低下头去玩起了手机，他朝着她的手机看了一眼，断定她正在玩手机上那些低级的小游戏，也就是说，她玩手机不过是个幌子。他没有走，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姑娘，她真是柔弱，即使穿上衣服看起来都只有薄薄一层，似乎只要用力一捏她就会消失在他的手里。他不由得怜惜她。她精致的五官散落在一种无边无际的清冷与萧索中，他站在她旁边好似站在一处波光潋滟的湖水边。

因为他拿了包子还站着不走，她又一次抬起头看着他，这大约是她第一次正视他，他一直就站在那里，所以瞬间便稳稳地接住了她的目光。他看着她的眼睛，就在那一瞬间里，他又嗅到了那缕神秘的血腥味，他又有了嗜血的兴奋与恐惧，他顺着那点血腥的源头飞过去飞过去，这时候他才发现那点血腥味就是从她那眼睛里流出来的。就在她刚才看他的那一眼里，她眼睛里有一种习惯性的风情。这种妖媚，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实际上这点妖媚已经出神入化，到了无迹可寻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这点妖媚不过是一点核，被包在一团更神秘莫测的东西里。这团东西好像一块琉璃，折射着五光十色的角度，他从每个角度看进去都能看到她的脸，他看见了她的妖媚，她的清冷，她的骄傲，还有，她脸上居然有一丝惶恐。这个发现把他镇住了。他定了定神，忽然便对她脱口而出，今天晚上请你看电影吧，七点在学校礼堂门口见。说完他拎着包子撒腿就跑，唯恐有人追上来似的。虽说这三年里他也爱慕过不止一个女生，可最嚣张不过也就敢递个情书纸条什么的，像这次这样当面直截了当地约人家看电影他还是第一次干，手生

得很。

他一边狂跑一边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真的喜欢她吗？她确实很漂亮，可是他隐隐觉得不对，因为这点不对劲使他忽然有一种罪恶感，然而就是这罪恶感又像毒品一样刺激着他，简直让他欲罢不能。他就要和她约会，让他那女神看到才好，不要以为天下就她一个是女人。这个下午他特意跑到学校澡堂洗了个澡，用了半瓶沐浴液，把自己从上到下搓得香喷喷的，他一边洗一边暗自笑自己，搞得这么隆重，简直是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洗干净做成菜摆在桌上供女人享用似的。洗完澡他又换上干净的内裤，换内裤这个举动又让他下面忽然硬起来了，把内裤顶起多高，他唯恐被人看见，慌忙摁下去。他兴奋，全身上下有一种奇异的兴奋，他想，就是去做嫖客，也不过就是这样兴奋了吧。嫖客，这两个字从他脑子里闪过的时候，他忽然从穿衣镜里看见了自己的脸，他如此暧昧而陌生地笑着。真的就像一张嫖客的脸。他一愣。

离七点还有五分钟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学校礼堂门口。他像参加面试一样穿了件白衬衫，还系在裤子里，两手插兜装作气定神闲地看着周围经过的人群。她要是来怎么办，他这澡就白洗了，还浪费了半瓶沐浴液，内裤也白换了，可是他有一种奇怪的直觉，她会来。起码，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她会来。这点蛮横的直觉像钢筋一样卡在他的腰里，虽是第一次和女人约会，他也不由得底气十足。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些小忐忑，所以就是等这几分钟也算是一种煎熬。好在他煎熬受辱已成惯性，不仅安之若素，反而

能从煎熬中汲得变态的快感。电影已经开场，看电影的学生基本都已经入场了，礼堂门口瞬间便冷清下来。他有些慌了，手也从裤兜里取了出来。可是就在他一转身，却看到他背后站着一个人，穿着白色T恤牛仔裤，是王姝。他被一种巨大的喜悦冲击着，几乎站立不稳，又感觉整个身心朝着一个地方安如磐石地砸去。

整部电影他几乎没有看懂，因为他根本没有去看。虽说眼睛盯着屏幕，耳朵却像蝙蝠一样在黑暗中捕捉着身边女人的一举一动。她动一寸他就恨不得动一尺，可是她安静地坐在他身边一动不动，好像已经被剧情很深地吸进去了。他不时用眼角的余光窥视着她，期望能发现什么攻进去的破绽，比如她被某一个血腥的场面吓坏了，连忙拉住他的胳膊，或者干脆就扎进他怀中。可是她坐在那里岿然不动，表情淡定，无悲无喜。他有些后悔了，该选一部恐怖片看才对，看来还是经验不足啊。她既没有破绽，他也不好长驱直入。

时间在黑暗中一点一点地流走了，眼看电影就要结束了，他们俩人还是那么正襟危坐着，有那么一刻，他简直要拿出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勇气，想着反正也不管不顾了，先拉住她的手再说。难不成她还当众给他一记耳光？可是他不敢，经验的匮乏导致他的胆量有限。那他就这样纵容这个黑暗中的夜晚白白流走吗？这可是两张电影票换来的黑暗啊，四年大学头一次，他怎么能不加以珍惜？更何况，身边这个女人还是个被包养过的女人，他端坐着阴郁地想，不摸白不摸。反正是被人摸过了的。

无论怎样，他还是没敢下手，因为从大一至今他都没碰过女孩子一下手，意淫的当然不算，所以摸女人一下手对他来说还是件划时代的伟业，虽然向往已久但他毕竟有些发怵，而且后续无力。摸还是不摸成了黑暗中一个严峻的问题，他简直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困境。然后就在这困境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电影结束了，礼堂里的灯光大亮，众人的面孔再一次哗哗浮了出来。他知道这个晚上算是泡汤了，不必再受煎熬心里倒也落个清静。两人一起走出了礼堂，他终于听到王姝说话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她的声音有些僵硬，估计也是紧张的缘故，她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他便说，这么晚了，那我送你回去吧。她说，不用了，我在学校的家属院租了套房子，走几步就是。他想了想，说，那我把你送到楼下去。

两个人便慢慢向家属区走去。王姝走在他身边，不时把额前的头发往后拂一下，他们看起来就像这校园里再正常不过的一对恋人。这个场景李正仪幻想了不下成百上千次，走在身边这个幻想对象也被他换了有几十次了，没想到，最后真的走在他身边的是一个被别人包养过三年的女人。想到这里他有一种深重的挫败感，可是，身边这女人又是这校园里最漂亮的，和众女生一比，简直算得上是花魁了。这样一个女人走在自己身边毕竟是件有面子的事情，这点有面子补偿了他刚才的挫败感。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知道她的过往，于是不敢轻易开口，生怕不小心碰到雷区，而她对他简直是一无所知，光知道他是这校园里某个系的某个男生。然而，毕竟还是有了新的进展，在把她送到楼下的时候，他们互留了手机号和名字，

然后她上楼去了。

第二次约会的时候他是用短信约的她。这次他约她吃饭，他觉得这步骤很像谈恋爱，然而他又问自己，这是在谈恋爱吗？他在说好的那家川菜馆门口等着她，远远地看见她走过来了，她今天特意穿了一件碎花裙子，白皮鞋，头发披散到腰际，怎么看都是大学校园里一个清纯美貌的女生。而这美貌女生正是要来和他赴约的，他有了一种被人崇拜的幻觉，似乎所有的男生都在敌视他，妈的，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被这小子搞到手了。他简直要得意了，因为他们的关系已经开始了新的进展，她明显是不拒绝他的，要不为什么两次都来赴约，还给他留下了电话，这不是明摆着的信号嘛。可是，与此同时，一阵很强烈的阴郁也爬进了他心里，据他掌握的可靠情报，眼前这美丽女人是初中文化，最重要的是，她曾是某老男人的情妇。

这种得意和阴郁像两条蛇一样同时啃噬着他，使他简直要感到窒息了。王姝已经走到他面前了，他藏好交缠在心里的那两条蛇，和她一起走进了饭馆。

三

这是他第一次和女孩子在一起吃饭，他不由得紧张，本想着点两个菜就足够了，可是他必须表现得有面子一点。他无师自通地明白，要想脱下女人的衣服，就必须先讨得女人的欢心。于是他点了三个菜又点了一个汤，这才稍微感觉到了一点心安。在吃饭的时候他也是前所未有的矜持，在油腻粗糙的小饭

馆里他坐得像绅士，半天才吃一筷子菜，还努力克制自己嘴里发出任何咀嚼的声音。那种咀嚼声让他觉得不安全，因为它是如此没有修养，它像一道裂缝一样露出了他贫贱的根，他有点怕它，所以一定不能把它放出来。

可是无论怎样他坐在那里还是如坐针毡，他开始后悔，是不是应该请她去好点的地方吃饭，她毕竟是过另一种生活的女人。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他想不出来，远远望过去他觉得自己不过是藏在一道富丽堂皇的木门后面正向里面窥视，里面大约是绮丽而哀艳的，风鬟雾鬓，鸾镜朱颜，总之都是与他无关的。在那片绫罗绸缎般的柔软灯光深处站着一个人的背影，他知道这就是王姝了，可那女人回过头来他却无法看清她的脸，似乎她的五官都在这靡靡灯光中消散了。她可以是王姝，也可以是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她只是作为一种符号存在在这间香艳的房间里。其实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恨不得挤进这间房间里吧，可是有些男人，比如他这样的男人也许注定只能这样猥琐地趴在门缝上往里窥视。他忽然有些不寒而栗，拿筷子的手哗地抖了一下。王姝看到了，问他，你怎么了？

他看着她的脸，她好像食欲要比他好，神情也要比他自然，她好像才是那个心无旁骛真正在享受这顿晚饭的人。他忽然有些委屈有些心酸，泪差点下来了。他忙低下头扒米饭好掩饰一下自己此刻的神情。两个人默默吃完饭便走了出去，王姝说，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饭，现在我要回去了。李正仪说，我送你到楼下吧。一路无话，两个人便并肩走到了家属区十号楼下，王姝站在黑暗中并没有看他的脸，她对着夜空说了一句，